

长篇小说《恰同学少年》改编自同名电视剧,自出版后已多次印刷,深受读者欢迎。

小说以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的读书生活为主线,展现了毛泽东、蔡和森、向警予、杨开慧、陶斯咏等进步青年的成长历程。昂扬向上的基调,透着敢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与情怀,洋溢着为理想而奋斗的激情,契合了毛泽东在《沁园春·长沙》中的感慨。但这部小说绝不是单纯的红色励志作品,这些进步青年思想上的逐步成熟,离不开一位位师者的倾心引领。他们传道授业解惑,如一束束光,为年轻学子照亮了前行的道路。

在这部基于历史记忆与艺术想象的文学作品中,作者秉持严谨的态度,用细腻的笔触,真实还原了一位位有着救国救民情怀师者的所思所想和音容笑貌。他们学识渊博,恪守师道,虽然个性不同,但极富人格魅力。

1913年,毛泽东为求学一事从长沙返回韶山,父亲毛贻昌拒绝再提供学费并训斥他:“你自己算算,半年不到,你换了好多学堂?有哪个学堂你待满过一个月?”所以,毛泽东回长沙考入第一师范并安心求学,虽有经济上的原因,但根本原因是他喜欢这所学校。1936年,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:“我在这里——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,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,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。”

毛泽东之所以喜欢这所学校,首先得益于校长孔昭绶的办学理念。在与毛泽东等新生谈话时,孔昭绶阐述了自己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:“那种关进书斋里,埋头故纸堆中做些于国于民无关痛痒的所谓之学问,不是我湖湘学派的特点。湖南人读书,向来只为了两个字:做事!做什么事呢?做于国于民有用之事!”他鼓励学生关心时事政治,提倡学生开展社会实践,宽容对待犯错误的学生,奠定了激励学生奋发图强的良好基础。孔昭绶能够将杨昌济、袁仲谦、徐特立等一批优秀教师聚集在第一师范,也正应了“同声相应,同气相求”的古语。

如果说孔昭绶是富有理想和激情的教育改革家,那么杨昌济就是学贯中西、思想开明的教育家。毛泽东入学考试的文章应不应该排第一,就像一块大石头投入了平静的水面,在老师中激起轩然大波,是杨昌济慧眼独具,读出了毛泽东的不同凡响:“文采华章,固属难能,而气势与胆识,才是天纵奇才之征兆!此子笔下虽粗糙,胸中有丘壑,如璞中美玉,似待磨精钢,假以时日,当成非凡大器,非凡大器!”针对毛泽东偏科严重的问题,杨昌济也向其他教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:“他的着眼点,从来不仅仅局限于个人之修身成才,而是把自己的学业,自己的前途、未来,与社会之发展、国家之兴衰,民族之未来紧紧联系在一起……这样的学生,你怎么可能用僵化呆板的应试教育来扼死他,怎么可能要求他面面俱到、门门全优?”一席话,直指应试教育的弊端,振聋发聩。杨昌济有着“得天下英才而教之”的理想,他不仅给予毛泽东极高的评价,还在学习、生活等方面言传身教,当然也少不了严厉批评。当毛泽东与袁仲谦就如何作文发生冲突时,正是杨昌济的批评教育使毛泽东认识到了错误。

袁仲谦绰号“袁大胡子”,虽然有些守旧专制,但治学严谨,是造诣深厚的国学大家。他也非常器重毛泽东,经常邀请毛泽东到宿舍介绍必读的古典文学作品,亲授读书、写作法则。袁仲谦点评毛泽东“梁启超体”的作文“锋芒太甚,须重含蓄”,毛泽东因此只得改变文风,转而钻研韩愈的文章。1936年,毛泽东对斯诺说:“多亏袁大胡子,我学会了古文体,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。”袁仲谦去世二十年之后,毛泽东于1952年为他题写墓碑“袁吉六先生之墓”。

徐特立生活俭朴,治学有方,授课善于理论联系实际,是深受学生喜爱的平民学者。小说中有一段徐特立吃学生剩饭的情节,描写十分传神,凸显了徐特立的高贵品格。他所倡导的“不动笔墨不读书”,也成为毛泽东坚持一生的读书方法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在大革命陷入困境前途未卜的1927年5月,徐特立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37年1月,徐老60岁生日,毛泽东在贺信中深情写道:“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,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,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。”

北去的湘江带走了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,承载着岁月积淀的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,已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时光没有模糊历史,那一位位师者的风采,依旧留在古朴的校园,清晰如昨,让后人心生敬仰。他们的胸怀,他们的气度,他们的精神,自是教师的榜样,也同样是

我们每个人的榜样。

作者简介:李仲,青岛琴岛作家协会会员。



师者如光

——读长篇小说《恰同学少年》

◆李仲

不辞长『作』青岛人——任锡海摄影五十年纪程作品展侧记

◆宋香宁

艺术能够留住时间。“任锡海摄影五十年纪程作品展”记录了半个世纪的青岛往事,立体回顾任锡海五十年的摄影历程,近五百幅作品分列三个板块:十号大院·我、曾经的生活、凝视·朋友(任锡海的好友雕塑家徐立志)。任锡海在“曾经的生活”单元前写了自己的感悟《“尊重”和“善待”身边的人》:“我不由自主地将激情和关切投向身边的人、投向身边人的生活,并用相机将之——记录,于是便有了这‘深情的关注’。”任锡海在作品里建设了一个深情关注的世界,一个美学生活里的世界,一个和现实世界并行却留得住时间的世界。如果没有任锡海,青岛里院“十号大院”和里面生活着的人们只是在时间的轨道里存在过。有了“十号大院”这个摄影系列,影像其中的青岛人跨越了时空,生动的音容笑貌相伴着锅碗瓢盆热气腾腾的里院生活得到永生——现实世界里任锡海的“真”,邻里间的“情”,大院里每户人家的房间往往只有十几平方米、有的还需两家合住、厕所水龙头都属公用的“挤”,形成青岛里院特有的人际互动,任锡海在其中自由自在地游走,将那个年代老百姓的生活日常定格在一张张照片中,包括有人在屋子中蹲在铝盆里洗澡、稚童于墙头弹奏画在纸上的钢琴键盘、人们在家族照片前的朴素眼神……一幅幅即时动态场景重现延伸时间里的真情实感,强烈的空间感、透视感活灵活现地再现了曾经的生活,其中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尽在不言中。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,十号大院的人们有着海一样的豁达,海一样的敞亮,海一样的深情,海一样的包容,看到这些画面记录的内容就会觉得,这就是青岛人,这才是青岛人。

摄影给了任锡海的人生更高的价值,无论何时他都拥有激情的人生,对眼前发生的变化进行记录,一个个具体、独立、远去的“眼前”,折射出不同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特点。明末清初文学戏剧美学大家李渔认为“世间奇事无多,常事为多,物理易尽,人情难尽”,艺术家用作品说话,作品是艺术家的同一个自我,记录人间常情,表现出来又出乎人们意料,特别是经过时间的沉淀后,就成为一种永恒。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,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,我们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。自1973年从事摄影以来,任锡海是当代中国摄影始终的在场者,也是坚守者,心无旁骛地独守着摄影,摄影永远排在第一位。他是人物摄影的坚守者,通过记录环境和人的变化,反映时代的变化与风貌。任锡海少年时代学习绘画,所以在按下快门的一刻,能够给予画面适当的结构形式。他会左右手同时写字,空间感和理解力极强,他又很勤奋,在物资匮乏信息闭塞的年代,他就到从事外贸工作的摄影圈朋友那里学习国外的摄影画册和理念。而最关键的,艺术家对生命的热爱与悲悯,让他容易感受到美,迫切希望记录美,通过影像启迪心灵,震撼心灵,有欢快的共享,也有过失的思考。

“任锡海摄影五十年纪程作品展”策展人臧杰,对于青岛当代艺术史的贡献非常不得了。2000年,我和还在早报的臧杰、晚报的王书林,一起搭档跑环保新闻。后来,臧杰和王书林都不干记者了。臧杰在做良友书坊、青岛文学馆,有一点非常肯定,他一直坚守做有思想的策展人。那时候,几乎每个月,良友书坊都会围绕一位青岛艺术家进行一种讲述,不仅展出他们的艺术作品,还有他们的人生履历档案,臧杰还善于往人的心里“抠”,通过现场谈话等形式,挖掘出这些艺术家的艺术经历和思想认识。他就是一个想留住上个时代、这个时代、下个时代,擦身经过他这一个个时间点的尽可能所有的艺术人生,他是个希望通过尽可能多的艺术人生映照时代最多印记的“贪心者”。他策展的参与者有特别年轻的艺术家,其中见得了鼓励;也有名不见经传但让人特别有感触的文艺者,其中见得了思考;当然,最多的时间和精力还是留给那些青岛港上的老艺术家做作品展,涉及文学、摄影、绘画、戏剧、影视等多个层面。臧杰视老艺术家为珍宝,记录他们的艺术作品和人生,老艺术家们当臧杰是亲人,拉着他的手叙述前尘往事。臧杰通过一场场作品展,把青岛艺术界的这个时间点留存了下来,他和任锡海或者其他艺术家在共同做事,通过艺术表现生活,唤起了任何时代参与者在感情上的回响。臧杰的努力留下了这一时间段的青岛艺术史,文字影像资料值得编纂成为一部青岛当代艺术史,现场访谈可以直接捐给青岛档案馆。

因此,臧杰给任锡海老师做的“任锡海摄影五十年纪程作品展”,一点也不意外,他说,以一场展览去回望任锡海先生五十年的摄影历程,注定是件吃力的事,显然很难兜住任锡海先生丰富的求索与不舍的襟怀。臧杰在虚拟世界里的名字是“良友大漠”:“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,必将求贤师而事之,择良友而友之”,“大漠”使我联想到在漫漫沙丘里坚守独行人,他的身上有自负的厚重的使命感,所以他一直是迎着“吃力”而上,他一直在和时间赛跑,努力让自己的生命发挥最大的效能,尽己所能为青岛艺术史做出无怨无悔的贡献。

作者简介:宋香宁,青岛作家协会会员,青岛摄影家协会会员。



杨光摄影

《文艺评论》征稿邮箱:
zaobaofukan@126.com
请在标题中注明“《文艺评论》
投稿”。(2000字+短视频评论)



『扫码关注
文化青岛』